

中国经济的盛世金言

刘伟演讲录

刘伟著

原汁原味，再现刘伟教授演说风采
激扬文字，指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

刘伟 中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、经济学家，
享誉中国经济学界「京城四少」之一。且
听他对中国经济的现在及未来说了些什么……



书馆

广东经济出版社

中国经济的盛世金言

刘伟演讲录

刘伟著

原汁原味，再现刘伟教授演说风采
激扬文字，指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

广东经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经济的盛世金言：刘伟演讲录/刘伟著. —广州：
广东经济出版社，2000.4

ISBN 7-80632-656-1

I . 中… II . 刘… III . 经济发展 - 研究 - 中国 - 文集
IV . F12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9573 号

出版发行	广东经济出版社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5 楼）
经销	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	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(广州市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园建工路 17 号)
开本	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印张	8.75 2 插页
字数	202 000 字
版次	2000 年 4 月第 1 版
印次	2000 年 4 月第 1 次
印数	1~6 000 册
书号	ISBN 7-80632-665-1 / F · 308
定价	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读者热线：发行部 [020] 83794694 83790316

(发行部地址：广州市合群一马路 111 号省图批 107 号)

·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

写在前面的话

可能是中国经济生活变化太快，更可能由于中国社会变迁提出的命题过于急切，因而传统的著述方式，特别是经院式的古典学究式的态度，往往难以尽快地给人们满足感，尽管这种古朴严肃的治学精神对于解释重大而凝重的社会问题，极为珍贵。因而也就为其他各种语言表述方式创造了新的机会，因为它们可能更明快，尽管这种欢快的方式可能多少有欠严格，但却在变革急剧的今天获得了特有的生命价值。

这本小书便是应广东经济出版社之邀，把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“侃”的主要东西整理而成，谈不上有多么系统的学术研究，但却包含了个人的不少思考，谈不上论述有多么严格，但却注入了极大的热情，谈不上援引的资料、数据有多么的准确，但却透视着强烈的感受。

感谢广东经济出版社的信任，感谢帮我、教我的一切师长、朋友，更感谢近些年来邀请我去“侃”，并且认真坐下来听我“侃”的人们。

对别人“侃”，听别人“侃”，往往是一种享受，所以人们常说“神侃”。这本小书便是这样“神侃”出来的。

作 者

2000年5月12日 北京

目 录

写在前面的话	(1)
从北大荒到北大	(1)
□ 共同的推崇	
□ 我的求学经历	
□ 博士生导师萧灼基	
□ 第一篇论文与第一本专著	
□ “坚持到最后一个人”	
□ 严格地讲，在中国经济学界没有形成学派	
□ 最能代表我学术成就和经济思想的著作	
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、遇到的矛盾及发展前景	(37)
□ 国企改革四大步	
□ 主要体制性矛盾	
□ 一道前无古人的难题	

- 国企改革最大的制度漏洞
- 筹集国企的改革成本
- “靓女先嫁，还是丑女先嫁”

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及市场化进展问题 (75)

- 中国社会经济市场化到底已经走了多远
- 关于市场经济的争辩
- 市场化的实践进展
- 市场经济的主体秩序、交易秩序、法治秩序、道德秩序
- 改革的基本思路

关于中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 (113)

- 真实失业状况
- 国有企业的冗员率
- 流动进城的机会成本
- 吸纳就业的能力
- 工业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最强
- 就业政策选择
- 加入 WTO 对就业的影响

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造及发展趋势 (149)

- 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
- 实践不断匡正我们的观点
- 国企改革的特点

- “高增长，低通胀”的奇迹
 - 国有经济不景气并不等于全部经济不景气
 - 国有制不等于公有制
- 当前中国经济态势回顾及展望分析..... (181)**
- 中国经济“软着陆”
 - 不表现为通货膨胀而表现为穷
 - 经济学讨论问题也是辩证的
 - 失业率警戒线
 - 经济没有永恒的定义
 - 结构增长不等于经济总量增长
 - 经济展望是乐观的
-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问题..... (207)**
- “民营经济”这个概念的提出
 - 民营经济集中领域
 - 民营企业天然不清的缺陷
 - 产权主体带血缘关系
 - 一棵长不大的“小老树”
 - 度过企业成长的青春期
-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热点问题..... (245)**
- 经济增长与失业
 - 政策预期

- 政府赤字落差
- 经济失衡的最主要矛盾
- 国企基本摆脱困境的思路
- 国企三年能否脱困

从北大荒到北大

- 共同的推崇
- 我的求学经历
- 博士生导师萧灼基
- 第一篇论文与第一本专著
- “坚持到最后一个人”
- 严格地讲，在中国经济学界没有形成学派
- 最能代表我学术成就和经济思想的著作

这是 1998 年与中国经济出版社毛增余先生就治学经历、治学态度的一次对话。本书将之权作为序。

问：您把北大荒视为您真正的故乡，对北大荒有一种特殊的情怀；说起北大，您常常流露出一种近似信教者的虔诚。您说过，从北大荒到北大，您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就是性格上变化不大。您好像还说过，北大荒和北大有某种相似的东西。这种相似的东西是什么呢？

答：要说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，从我进入社会开始，就是两大段，一段是北大荒，时间不是很长，只有几年；另一段就是北大。我是“文革”以后恢复高考时第一届考入北大的，从考入北大到现在有 20 多年了。北大荒和北大这两个地方，看起来差别很大，一个是边荒陲漠，一个是高等学府，在中国是最高的学术殿堂。但是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和价值观的形成，我觉得这两个地方有惊人相似的地方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我觉得惊人相似之处的最重要一点就是：我个人感觉这两个地方共同推崇某种东西，我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感觉到但表述不出来的某种东西，我感觉到有某种东西。从我自己来说，我在黑龙江兵团时的性格，和我入大学后一直到今天，就性格本身来讲，没有太大的变化。那么我想，既然这样，这两个地方肯定有共同的东西影响我的性格形成。我 1957 年出生，入大学的时候刚过 20 周岁，在北大荒兵团时才十六七岁。从十六七岁到现在我已过了不惑之年，这过程当中，经历了北大荒和北大这么两段，性格没有太大变化，应该说这两个地方是我人生观、世界观形成的地方。应该说这两个地方

有共同的地方，肯定对我世界观的确立，对我人生观、价值观的形成，起了重要作用。

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共同推崇的是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公平，一个是竞争，公平精神和竞争精神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看起来它们差别很大，为什么有这样的共同点呢？因为在北大荒人和自然的争斗是极其残酷的，自然条件很恶劣，生活环境很残酷，很压迫人。在那个地方，一大堆知识青年在一起，你要想赢得人们的尊重，首要的是看你能干不能干，在人和自然的竞争中，你是不是强者，你能不能吃苦，敢不敢吃苦，甚至不怕死。



刘伟重返东北插队的大山

问：在那个环境下有时候还有生死的考验？

答：有！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，我们看到过。所以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，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残酷搏斗，容不得人和人之间有更多的龌龊，因为如果人和人之间有更多的龌龊，而不去推崇精英能力的话，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，你就生存不下来，或者说你至少会生存得很差劲，这种大自然的残酷，迫使人们把人和人之间更多的龌龊、更多的摩擦暂且放到一边，共同来对付自然界的残酷压迫，这在客观上要求推崇强者。那么在北大呢，虽然看起来与北大荒差别很大，但是在北大这个地方，在科学探索的无涯无际的过程中，可以说人和科学之间的认识、人和未知世界的搏斗更残酷，这种压力更大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恐怕也容不得更多的从容，更多的懈怠，在北大这个地方，你要想赢得人们的承认，赢得人们的尊重、赢得学术上的收获的话，也要靠自强不息地挣扎、努力。

这两个地方在这一点上，一个是在大自然的残酷压迫下，一个是面对未知世界科学探索的残酷性的压迫，这样就使得人只能拼命地自强不息，显示你的能力，才能赢得人们的承认和尊重。这是一个方面。既然这两个地方的残酷性这么强，那么这两个地方共同的地方就是都不承认任何背景，一切门第的、特权的，或者其他的东西，原则上这里是不承认的，它们只承认奋斗者，你是不是强者，在这个地方来不得虚假，大自然的残酷是不承认任何门第背景的，那么科学本身的公正性和残酷性、紧迫性也不可能承认更多的门第背景，科学不青睐于特权，这样它们就共同推崇一种平等。

我并不是说北大荒和北大就是一片净土，完全没有门第背景和其他特权的影响，我是说相比较而言这两个地方显得更干净一些。这种干净并不是说这两个地方的人有多么高尚，而实在是这两个生活环境所面临的压力太残酷，迫使人们不能更多地顾及这些东西。正是这种残酷的压力，使我人生观正在形成的时候，对于平等，对于竞争，对于责己，我有一种特殊的感受。直到现在应该说它也成为支撑我的生活、工作、事业的重要支柱。

问：您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把这种对北大的感受传递给他们？

答：在和学生接触过程中，不一定是在课堂上，接触是很广泛的，自然要对学生有所流露有所体现。他们或许能观察得到，感受得到。作为教师，不一定是课堂上教学，作为一个合格的教育家，我非常赞赏这样的观点：故去的陈岱孙老先生，是我们的老系主任，我刚毕业留校的时候，他曾经跟我们谈过一次话，就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职业？怎样成为一个教育家？他当时讲了三个标准，这三个标准我到现在也还刻骨铭心，努力去做吧，不一定做得到。一个，他说作为老师，作为北京大学这样的老师，学生跟你一定要长知识。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你自身要有广博的知识，所谓先生嘛，就是先当一回学生，学生跟你才能长知识，这是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，作为大学的教育家，学生跟你不仅要长知识，而且要跟你增长智慧，也就是说，特别是做人文学科、社会学科的教师，你要有思想，要成为一个智者，因为你是在研究嘛，这样学生跟你不仅是长知识，同时他们在思想境界上会有所收获，智慧上有所增进。实际我们每个年轻人成长过程中，不

仅是老师从小学发蒙开始，教一些知识，在每一个生活阶段，你回过头来仔细体会一下，你确实会发现，在关键时刻，总会出现一些关键人物，就是所谓醍醐灌顶，给你思想上的顿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，不同阶段总是有的，所以要长知识、长智慧。第三个他讲，作为一个真正的教育家，学生跟着你，在求学过程中要长道义，为人师表，还有个道德问题，作为一个教师总要讲道义。如果学生跟你光长知识不长智慧，那么你最多只是一个教书匠，不会成为教育家。我们那么多画家，他们的工笔不一定比画匠强，很多画匠的工笔能力很强，但他没有创造性，他永远只能成为一名画工或画匠，成不了画家。如果说学生跟你只长知识，长智慧，不长道义的话，那作为人的教师来说是失败的，你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教育家，那等于你教的是行尸走肉，教的是机器和工具，具有知识和思想的有思考能力的工具，但肯定不会有他的健康的价值观，健康的人生观，所以，他讲这三个方面的统一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家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成为从事教育工作，从事经济学教学工作的人的准则。

问：您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在经济学界和社会上都有很大的知名度。能不能请您跟广大读者谈一谈您的求学经历？

答：要说系统的训练，是从入大学以后，因为我是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第一届考入北大经济系的。在考入北大经济系之前，小学、中学就不说了。我们这一代人，赶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应该是经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但感受不如比我们年龄更大的一些人那么深刻。“文革”开始那年我刚好9岁，但我懂事了，我看

到了“文革”前前后后的东西，我有初步的印象和体会，虽然不是很深刻，在思想上当然有震撼。我们曾经也极其热情、极其虔诚，尽管当时还小但热情不输给任何人。但“文化大革命”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种结果，就是我们并没有很系统地接受中学的教育，那个时候搞“复课闹革命”等等，因此，就“童子功”而言，至少在我，应该说是不牢固的。我上学比较早，5岁上学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，我已经是四年级了，该升高小了（四年级以前是初小）。到1968年就是“复课闹革命”，复课时我已经升到初一了，晃荡了几年，到1973年，前后几年恐怕不可能系统地读书。初中、高中捆在一起，前后四年就算毕业了，学的东西尤其和现在的中学生比谈不上系统，更谈不上扎实。

然后我去了兵团种地，当时学习的热情是有的，兴趣是有的，但肯定是不系统的。当时主要结合政治生活的需要学了一点东西，主要是自学，学了一些《资本论》、《政治经济学》、《哲学》等等，主要是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，通过自学和讨论。因为毕竟青年人还是有一种责任感，面对很多社会问题，有自己的思考，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很幼稚，但学习的热情还是有的。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打下一点点知识性的基础。

然后就上了北大经济系。最初我拿到北大经济系的通知书时我不知道经济系是学什么东西的，那个时候社会上对经济学远远不像现在给予这么大的关注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学里还有经济系。

问：那时是不是叫政治经济学系？

答：不是，就叫经济系，经济系里有政治经济学专业。那时

我们对大学就很陌生，当时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也主要是上工科，文科也就是文史哲，这和当时国家大的环境有关，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有个经济系。当时我报的志愿是什么已经记不太准确，但我肯定没报经济系，因为根本就不知道大学里有个经济系，更谈不上来了以后学什么东西了，所以接到通知书后我曾经问过人家，我问经济系学什么呀？你想，在兵团那个地方，我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其他人情况和我差不多，也都不太清楚经济系学什么。所以我上大学时迎新的一个教师接我，到学校报到时，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系到底学什么。进校以后，慢慢发现经济系学的东西是和社会接触很紧密的，很快就有了兴趣。

从学习的热情来讲，我说，经济系 77 级，包括当时北大整个 77 级，和我见到的其他学校的 77 级，其学习的刻苦，投入的热情，我说在中国至少是共和国历史上是少有的，因这这些人荒废了 10 年。10 年不管大学也好，中学也好，都没有读书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机会来之不易，所以大家坐在书桌旁边的时候，都有一种既亲切又陌生的感觉。我们这个班恐怕在中国大学史上是很奇怪的，可以说有三个奇怪的特点。

一个是学生的来源和年龄参差不齐的程度，绝对是现在的大学生难以想像的。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全国 19 个省市，各行各业都有，有军人、工人、农民、伙房大师傅、出租车司机，还有勤杂工，什么都有，这在现在是不可想像的。

第二个奇怪是，教我们的所有老师，可以说经济系里的所有老师都教过我们，几乎没有一门课是由一个老师单独来承担的，都是走马灯，几个老师共同教一门课。为什么呢？从客观上讲，